



狗娘养的战争

巴顿将军自传

巴顿 著
唐小娟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巴顿将军自传



狗娘养的战争

巴顿著
唐小娟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娘养的战争:巴顿将军自传/巴顿著,唐小娟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3

(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传记)

ISBN 978-7-5354-5469-0

I. 狗… II. ①巴…②唐… III. 巴顿, G. S. (1885—1945)—自传
IV.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915 号

责任编辑:曾 莉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5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19.125 插页:1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4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部分 发自非洲和西西里岛的公开信

- ⊙ 北 非 / 6
- ⊙ 攻占西西里 / 42

第二部分 “霸王”行动

- ⊙ 挥师法兰西 / 78
- ⊙ 洪 水 / 116
- ⊙ 陷入泥淖 / 137
- ⊙ “凸出部”战役 / 157
- ⊙ 河流众多和被动防御 / 181
- ⊙ 决战的序幕 / 202
- ⊙ “莱茵河，莱茵河，德国的莱茵河” / 211
- ⊙ 最后的围剿 / 237

第三部分 回顾

- ⊙ 第一章 / 252
- ⊙ 第二章 / 268

第四部分 附录

- ⊙ 附录一 / 282
- ⊙ 附录二 / 284
- ⊙ 附录三 / 285
- ⊙ 附录四 / 286
- ⊙ 附录五 / 299
- ⊙ 附录六 / 300
- ⊙ 附录七 / 301
- ⊙ 附录八 / 302

【第壹部分】

发自非洲和西西里岛的 公开信件



“火炬”行动

“火炬行动”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军于1942年11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实施的登陆作战。

1942年夏，美英为击溃非洲的德意联军，夺取北非战略要地，进而从南翼威胁德国和意大利，决定在同年秋季实施代号为“火炬”的登陆战役。由美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任总指挥，英海军上将坎宁安任海军总司令。登陆部队共10.7万人，由航空母舰1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9艘以及大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各式登陆舰艇共650艘提供支援。

参战舰艇分成3个特混舰队：东部特混舰队由英海军少将巴勒指挥，输送赖德少将指挥的美、英混编部队前往阿尔及尔地区登陆；中部特混舰队由英海军准将特鲁布里奇指挥，输送弗雷登德尔少将指挥的美军前往奥兰地区登陆；西部特混舰队由美海军少将休伊特指挥，输送巴顿少将指挥的美军前往法属摩洛哥登陆。英军航空兵1700架飞机以直布罗陀为基地实施战役掩护。

上述登陆地区由法国维希政府军队驻守，总兵力约20万人，拥有飞机500架。

10月22日和26日，东部和中部特混舰队分别自英国启航，11月5日会合后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航进，驶至预定登陆地段以北海域后转向南航，于8日凌晨在各登陆地段突击上陆，达成战役突然性，当日傍晚占领阿尔及尔，10日占领奥兰。西部特混舰队自10月23日分批从美国启航，航渡中依次会合，频繁改变航向，以缩小目标并迷惑对方，11月7日夜抵达换乘海域，次日凌晨突击登陆，11日占领卡萨布兰卡。

除个别登陆地段战斗较激烈外，法军没有组织有力抗击，部分法军军官甚至配合盟军行动。盟军迅速巩固了登陆场，但登陆地段距德国非洲军过远，且天气恶劣，未能迅速向东推进和占领突尼斯。

此役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登陆舰艇“由舰到岸”的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在战役组织、装备使用等方面为后来的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等登陆战役提供了经验。

由于写作当时处于保密审查制度之下，下面这些信件很少涉及到实际的作战，因此对当时的军事战役作一些简单的说明或许对读者不无裨益。

1942年11月8日，包括西线特遣部队在内的三支特遣部队在北非海岸登陆^[1]。它的地面部队由巴顿少将指挥。司令部是按照一个集团军的规模结构设置的，登陆后被称为第五集团军司令部^[2]。西线特遣部队由三支特遣队组成：北线特遣队，由卢西恩·K·特拉斯科特少将率领，在科奥特港^[3]登陆；中部特遣队，由乔纳森·W·安德森少将率领，在费达拉登陆；南线特遣队，由欧内斯特·A·哈蒙少将率领，在萨菲登陆。空军部队由约翰·K·坎农准将指挥。整个特遣部队大约有三万两千人。在地面部队和空军顺利登陆之前，海军上将H·K·休伊特指挥着一支由大约一百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经过14天的曲折航行顺利横渡大西洋，以全部兵力投入作战，为这次登陆提供了英勇不懈的支持。这次登陆完全出乎法军的意料，从伤亡情况来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岸上，法国海军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到最后。

11月11日，就在地面部队准备发起进攻，飞机飞临目标上空的时候，法军发出了投降的信号，通讯创造的奇迹使得本来几分钟后就可能被摧毁的卡萨布兰卡免遭灭顶之灾。

当天下午，在费达拉签订了和约，巴顿将军举杯向两国英勇牺牲的将士致敬，并且希望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剿灭纳粹。

修复码头、铁路和公路的工作随即展开，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已经开始训练法军使用现代化的作战武器了。

1943年3月初，巴顿将军奉命到突尼斯任第2军军长，该军此前曾在凯瑟琳山口遭受重创，是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指挥的第18集团军的一部分。它的作战任务是威慑隆美尔将军在加夫萨的后方，以协助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

[1] 陆军部公共关系局的A·D·苏尔斯少将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11月7日晚上，一群记者闯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要新闻，甚至有人还威胁负责的官员。最后，有人说：“算了伙计们，我们还是到白宫去吧，他们对我们一向友好。”他们就一窝蜂都走了。

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利先生在白宫办公室门口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迎进办公室就座，客气一番之后他借口离开，临走的时候说“我去去就来”。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记者们开始猜测，有人试着开门，却发现门被锁上了。终于，厄利先生手挥电报回来了：“成功了，伙计们，我军已经成功登陆，打开收音机吧！”——巴顿夫人注

[2] 后来又下令更改。

[3] 巴顿将军曾在费达拉登陆。





的英国第8集团军向前推进。4月下旬，奥马尔·N·布雷德利将军接管了第2军，巴顿回来重新进行被中断的进攻西西里的计划。

P·D·哈金斯

▼ 整装受命



战争背景

为什么北非登陆，盟军会和法军作战？

根据作战计划，1942年11月8日美英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域登陆。德国海军早已发现直布罗陀海峡外有很多盟军舰船集结，但德军统帅部对于盟军的意图捉摸不定。希特勒对这个情况也没有太在意，但是他随即作出决定随时准备占领法国全境，显示了他惊人准确的直觉。当时，法国维希政府还统治着未被德军占领的半壁江山，如果北非的法军倾向于与同盟军合作，希特勒就以占领法国全境相胁迫。

盟军始终无法得知登陆地点的法军是否合作，当巴顿接近卡萨布兰卡时，他告诉手下的士兵：“如果法军抵抗，就歼灭他们；如果他们缴枪投降，就要对他们平等相待。要搞清楚：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或者日本人。”阿尔及尔的情况比较复杂，法国人对美国企图炸沉法国舰队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公使找到维希政府三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及尔法军总司令协商，后者态度鲜明，站在盟军一边，但要看达尔朗如何定夺。达尔朗态度暧昧，因为如果他们同盟军合作，法国方面得不到任何好处。由于最高指挥的态度含糊，法国海军对盟军登陆的抵抗是分散的，打不打几乎由前沿下级军官说了算。奥兰港和卡萨布兰卡的抵抗比较激烈，给初上战场的美军来了个下马威，但所有的抵抗都在几天内平息了。

北非

1942年10月29日

我托奥古斯塔号舰长戈登·哈钦斯把这本日记捎回家，等你收到它的时候，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见诸报端。我们在24号上午8点离开了诺克福港，出港时一切都很顺利，准确高效，井井有条。我们的舰队一艘接一艘列纵队穿过水雷区，驶出了波涛汹涌的海峡。在海峡里我们列成五个纵列向前开进，由奥古斯塔号打头。

1942年11月2日

我从没见过船上有这么棒的伙食，真怕会吃胖。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做大量的运动：在我的船舱里做引体向上和原地跑步480步，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每天清晨士兵们都扎上皮带，戴上钢盔进入战位，而我就不用那么匆忙，因为我的战位就在我的船舱里。然后我爬上升旗舰桥，开始读《古兰经》——这是本有趣的好书，直到第一缕阳光照到这里就下去吃早餐。

我刚给全体官兵作了简单的战斗指示：要采取压倒式作战的战略，在行动路线和方法上，一旦决定就要坚持到底。但是在战术上要灵活，攻其不备，牵住他们的鼻子狠狠踢他们的要害之处。

1942年11月6日

再过40个小时，战斗就要打响了，情报很少，时间紧迫，而我却必须做出重大的决定。不过，我相信责任越大越有助于精神成长，有上帝保佑，我一定能做出决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的一生都仿佛凝聚到这个时刻。我知道这件事情完成以后，我将被推向命运的下一级台阶。只要我尽职尽责，剩下的事就听天由命吧。



GENERAL PATTON

1942年11月8日

昨天夜里十点半我就上床睡了，衣服也没脱，可怎么也睡不着。半夜两点钟我到甲板上去，看到费达拉和卡萨布兰卡灯火辉煌，沿岸都被照亮，海面上风平浪静——真是上帝保佑，一点浪也没有^[1]。今天过得真不错，我们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都在战斗。7点15分，从卡萨布兰卡开出了6艘敌方的驱逐舰，两艘被击中起火，所有射程可及的我方军舰都向他们开了火，打得他们逃回港口。马萨诸塞号军舰向让·巴特号炮轰了大概半个钟头。8点钟我准备登陆，我的小船装满了我所有的家当，包括我的两支象牙柄手枪已经吊在吊艇柱上了，我刚派了个传令兵去把手枪拿过来，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大型驱逐舰就冲出了卡萨布兰卡，向附近海域猛烈开火，想把我们的运输舰击沉。奥古斯塔号加足马力以20节的速度全速前进并且开了火。敌人的第一炮就报销了我们的登陆艇，除了我的手枪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泡汤了。8点20分左右，敌人的轰炸机开始攻击我们的登陆舰，奥古斯塔号驶去保护它们，我们同法国军舰再次交战，恶战了3个钟头，一发炮弹落在主甲板附近，我正站在上面，溅了我一身水，后来有一发炮弹打得更近，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在高高的舰桥上了，没有被海水溅着。海上硝烟弥漫，敌人很会利用烟雾战，我勉强能看到他们，从炮弹溅起的巨浪辨别出我方的军舰并拼命开炮，为了阻止敌舰接近我方的潜艇，他们不断地兜圈子拐大弯。

我于中午12点42分开始登陆，一同登陆的还有休伊特海军上将的参谋长霍尔海军上将、我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大西洋舰队两栖登陆部队参谋部的约翰逊上校和艾里上校，我的副官詹森和斯蒂勒以及米克斯中士。当我们的登陆艇离舰的时候，水兵们挤在舷栏边向我们欢呼。我们在13点20分上岸时浑身被打得透湿，前头还有很多仗要打，但是我连一发子弹都没有了。

哈蒙在拂晓前就拿下了萨菲，但是我们到中午才



▲ 巴顿将军在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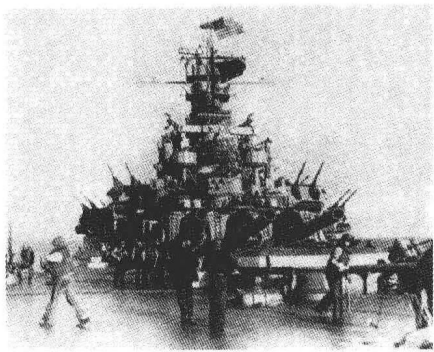


▲ 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商量登陆法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计划



▲ 巴顿将军著名的象牙柄手枪

[1] 在为“火炬”行动制订计划的时候，据当地人说，全年只有12天的时间可以登陆。



▲ 1942年11月8日盟军部队在北非登陆



▲ 英海军士兵帮助美国陆军士兵登上阿尔及利亚海滩



▲ 美国坦克兵在突尼斯基地展示他们屡建奇功的75毫米炮弹

得到这个消息。

中午的时候安德森占领了河谷和高地，俘虏了德国停战委员会的8个家伙，他们早上6点才听到我军登陆的消息，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我们还没离开华盛顿的时候，W·H·威尔伯上校就自告奋勇要到卡萨布兰卡去劝降。他随着第一批登陆部队上了岸，天黑以后就打着白旗开着车驶向卡萨布兰卡，一路上遭到好几次射击。法国人拒绝投降，但是对他表示了敬意。

1942年11月11日

我决定今天动用第3师和一个坦克营的兵力攻打卡萨布兰卡，这个决定很伤脑筋，因为特拉斯科特和哈蒙看上去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掌握主动。霍尔海军上将上岸部署了海军舰炮和空军支援事宜，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特拉斯科特拿下了利奥特港机场，缴获了42架P-40飞机。哈蒙正向卡萨布兰卡推进。

安德森想在拂晓时发动攻击，但是我不想在黑暗中出乱子，还是决定在7点30分。今天一早4点半，有个法国军官来说，拉巴特的法军已经停火。司令部所有的人都主张取消这次进攻，可我坚持要打，因为我还记得1918年我们的军队过早停止进攻的教训。我让这名法国军官到卡萨布兰卡转告那里的守军司令米什利尔海军上将：如果他不想被消灭的话最好马上投降，因为我很快就要发动攻击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究竟什么时候进攻。接着我派人通知休伊特将军，如果法军在最后一刻放下武器，我将通过电台发布“停火”的命令。这时是5点半，6点40分，敌人投降了，他们投降得正是时候，我军的轰炸机已经飞临目标上空，战舰也准备开火。我命令安德森，如遇抵抗立即打击，没有人反抗，但是从7点半到11点这几个钟头是我一生当中最漫长的时刻。

两点，米什利尔将军和诺盖将军来跟我们谈判投降的条件。我首先对法军的英勇精神表示赞赏，最后我们以共饮香槟结束了这次会谈。我还让他们检阅了



北
非

仪仗队——落井下石不是我的作风。

诺盖将军将在一两天内陪我去拜见摩洛哥国王。

司令官及参谋部拜会诺盖将军 及摩洛哥国王

1942年11月16日于西线特遣部队司令部

卡萨布兰卡是座集中了好莱坞和《圣经》特征的城市，9点45分，我们从这里动身前往拉巴特。过了费达拉，地形变得平坦开阔，是我见过的最适合于坦克作战的地形，还有不少可以用作步兵据点的石砌农场散布其间，不过面对105毫米坦克炮，这些据点实在不堪一击。

这个地方大致上跟夏威夷的科纳沿海类似，树种差不多，大海也是一样的湛蓝，我们沿途穿过一群群的牛羊，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品种，所有的公路桥和铁路桥都由一些摩洛哥人称为“古恩斯”^[1]的非正规武装把守，他们穿着黑白条纹相间的浴袍一样的衣服，裹着几年以前或许是白色的头巾，装备着古老的步枪和刺刀。

过了费达拉，沿途都是被摧毁的卡车和装甲车，显示了我们海军和空军的威力。快到巴拉特的时候，哈蒙将军^[2]给我派来一支由侦察车和坦克组成的卫队，但是我觉得带着这么一大队人马去诺盖将军^[3]官邸会让人觉得我是个爱显摆的人，就让他们都回去了。

到达诺盖将军官邸以后，我们受到一个摩洛哥骑兵营的迎接，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军官骑着马。另外还有总督卫队，他们都是摩洛哥人，穿着白色军装，扎着红色牛皮武装带，手枪和子弹盒挂在胸前交叉的皮带上。

两队人马都很精神，各自都有自己的军乐队，乐器有法国号、军鼓和一把大铜伞，四周拴着铃铛，一



▲ 西属摩洛哥钟楼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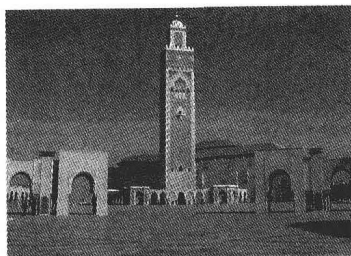
知识 要 点

摩洛哥王国位于非洲的西北端，东邻阿尔及利亚，南邻毛里塔尼亚，西濒大西洋，北面隔直布罗陀海峡和西班牙、葡萄牙相望。全国海岸线长3500多公里。摩洛哥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柏柏尔人是摩洛哥的最初居民。公元前15世纪，摩洛哥受腓尼基人支配。公元前2—7世纪，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先后这里是这里的主人。7世纪开始，阿拉伯人进入这一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王朝，现在的阿拉维王朝是第七个阿拉伯人的王朝，建立于1640年。15世纪起，土耳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先后入侵。1912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同年11月，法国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摩洛哥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伊夫尼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经过斗争，摩洛哥于1956年3月2日宣告独立。

[1] 实际上是“古米尔斯”。

[2] 第二装甲师师长，该师一部曾在摩洛哥登陆。

[3] 奥古斯都·诺盖将军，法国驻摩洛哥总督。



▲ 古城卡萨布兰卡

知识 要痛

古城卡萨布兰卡，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白色的房子”，这个城市的主调也正是无边无际的白色。它是北非国家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素有“摩洛哥脚叶”的称号，是阿拉伯世界的第四大城市，仅次于开罗、亚历山大和巴格达。

边转一边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

我们检阅了这两支卫队，向指挥卫队的法国军官恭维了队伍的整齐雄壮，在我看来，他们的装束放到1914年倒的确是很有威风，只要刚才打发回去的一辆轻型坦克就可以把我面前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们一扫而光，这真是太可悲了。

诺盖将军官邸是一幢阿尔汉布拉宫样式的漂亮的大理石建筑，是利奥特元帅^[1]建造的，难怪诺盖将军舍不得离开呢。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了大概20分钟以后我们就动身去王宫了。

王宫占地少说有几百公顷，四周环绕着20英尺高的宫墙，据说它是在1300年建造的。我对此说法深表怀疑，虽说这个宫殿无疑是很古老的。

我们进入宫墙里面，穿过大约半英里的土著棚舍区，显然这里住的都是国王的家臣、随从和他们的大群家属。王宫本身是一幢巨大的白色三层摩尔式建筑，宫门仅能容一辆汽车通过。

宫墙内的院子里集合着一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王宫卫队，他们手持步枪，红衣红裙，脚踏白靴环立在宫墙四周，依我看，少说也有四百来人。

我们下了马，乐队奏起了军乐，有军鼓、钹、号和铜伞，很是热闹。

宫门左侧插着绿色的伊斯兰教旗，它是用绿色的天鹅绒做的，镶着金边，中间写着一些阿拉伯文字。一进入第二道宫门，我们就像走进了《旧约全书》，庭院里站满了穿着《圣经》里说的那种白色长袍的男子。这时，一个我猜想是个大维齐尔的人走过来迎接我们，

他身穿白袍，头巾底下还衬着一方金线刺绣的丝巾。他留着山羊胡，还有一口金牙——我从来没见过谁在牙齿上贴这么多的金子。他对我们说国王很高兴接见我们，就他们所做的迎接工作而言倒是不难看出这一点。



▲ 电影《卡萨布兰卡》海报

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卡萨布兰卡》(又名《北非谍影》)是好莱坞在二战期间拍摄的最卖座的影片之一。男女主人公由著名影星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扮演，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很多人都是从这部电影开始认识这座城市的。

[1] 马歇尔·利奥特，1854—1934。



▲ 阿尔汗布拉宫(Alhambra)是西班牙的著名故宫,是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王宫。“阿尔汗布拉”在阿拉伯语里意思是“红堡”,是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

我们上了三段台阶,走到尽头以后,引路人脱了鞋领我们走进一间长长的大厅,大厅左边站着活像耶稣十二位使徒的大臣及其候补人员,大厅的右边摆着许多路易十六式的镶金椅子。

地板上铺着我所见过最厚最美的地毯,大厅尽头是一个高台,国王就坐在上面。他是个非常英俊的青年,身体纤弱,有一张敏感的脸。

你一走进大厅的时候,必须停下来向国王鞠躬行大礼,走到大厅中间的时候,要再次停下来行礼,然后你走到高台跟前,第三次向国王鞠躬行大礼。国王起身同我和诺盖将军握手,之后我们全部就坐。

国王法文虽然很好,但他只讲阿拉伯语,让那个大臣用法语转告我他很高兴见到我。然后,我通过两个翻译向他表示,我对美、摩、法三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感到十分高兴,并向他保证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同他的子民和法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注意到他明明可以听懂每一句法语,却必须等这些话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因为他的尊严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懂外语,这个场景真是太滑稽了。

开场白结束以后,国王提醒我说,既然我们进入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他希望美军士兵能适当遵守伊斯兰教规。我告诉他们我们在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就此下达过严格的命令并且将会严格执行,我还进一步声明说,由于所有的军队里——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会有一些蠢货,如果有人滋事,希望他能通知我们。他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万一真的有,他会通过诺盖将军转告我。

最后,我赞美了他美丽的国土、守法的臣民和繁华的城市,之后,我们起身同走下王位的国王握手,他邀请我们星期三来参加他登基周年庆典茶会。那一天我本来是准备去的,但是由于我代表着美国总统和盟军总司令,那天晋见他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诺盖将军说过。不过我觉得他邀请我明显表示他对我的地位是很尊重的。

会谈结束后,我们会见了那12名大臣和候补人员,一共是16个人,他们是摩洛哥各个省市的帕夏。很明显,帕夏是一个终身职务,岁数大的有92岁了,年纪轻的我想大概也有70岁左右。他们都穿着白袍,只穿了袜子而没有穿鞋,看上去很引人注目,有一股颐指气使的派头。

我们离开王宫的时候，红色卫队再次向我们致敬。我们回到了诺盖将军的官邸，诺盖夫人和她侄女招待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美味的午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德军占领摩洛哥的期间没有德国人占用过他的房子，他也没有请过任何德国人来吃饭。吃完饭我们又略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3点钟回到卡萨布兰卡。

国王登基庆典

于西线特遣司令部 1942年11月22日

第二次晋见国王的情况跟头一次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从诺盖将军官邸去王宫的路上我们受到了一个骑兵中队的护送。他们头戴白头巾，身穿红军装，衣服上满是锃亮的铜扣和挂环，骑着一色的白马，白斗篷，蓝兜帽披在身后。三个军官骑马跟我们一道前进，一左一右，还有一个跟在汽车后面，乐队一路走一路奏乐。

到了王宫，一整个团的骑兵列队欢迎我们，当中还有一个用长矛装备的中队，这些人的坐骑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马匹。在王宫的外院里，我们受到黑人卫队的欢迎，这些高大的塞内加尔人穿着红色的制服，戴着红色的圆筒帽，扎着红色的皮带，只有鞋罩是白色的。自然少不了一个大同小异的乐队，演奏摩洛哥国歌和《马赛曲》。我们受到大维齐尔^[1]（或者称为伊斯兰法典官）的迎接，他领着我们走进内廷，两位老先生拄着节杖（就像《圣经》里说那样）走在我们前面，他们每个人屁股后面都挂着一个像子弹盒一样的东西，佩着一把很长的弯刀，插在红皮鞋里。

王位所在的大厅和外面的前厅里都挤满了高官，离王位越远职位就越低。那些高级官员都在王位左侧，他们都是些又高又胖的老头，看上去都很体面。

国王由王储陪同着——那是他一个14岁左右的儿子，王储坐在第一把椅子上，诺盖第二，我第三。上次我坐的是第一把椅子，诺盖第二，不过这种安排倒也合适。诺盖将军随即用法语作了事先准备好的长篇致辞，大维齐尔手上有副本，他把致辞翻译成阿拉伯语，然后很郑重地将副本呈给国王。接着，国王致答辞。

在他们致辞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美国的作用被低估了，所以，当诺盖将军致完辞从王位跟前走开的时候，我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允许就走出来致辞，我能记得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国王陛下，作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代表，以及驻摩洛哥盟军部队的司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达对您登基十五周年的祝贺，并且向您保证，只要贵国在法属摩洛哥政府的支持下同我们合作，支持我们的斗争，我确信在上帝保佑下一定能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纳粹，取得最终的胜利。

[1] 大维齐尔是伊斯兰国家的宰相。



GENERAL PATTON

我相信陛下同法属摩洛哥政府能够就此事取得共识，只要我们在这一点上保持一致，我们便有理由期待光明的前途。每当我想起陛下的一位伟大先王赠予我们著名的乔治·华盛顿总统的那幢建筑，现在它是美国驻丹吉尔的使馆，每当我想起美法两国人民从伟大的华盛顿时代以来就保持着的深厚的友谊和共识，我就对我们的合作的光明前景深信不疑。

借此机会，我对陛下同美国政府的明智合作表示感谢，并且对陛下军容严整，纪律严明的士兵表示我由衷的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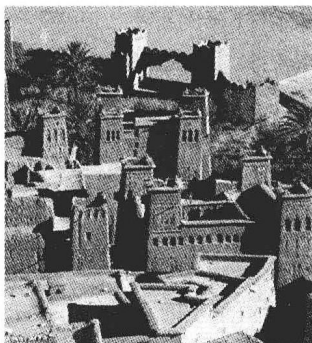
国王有一点很有意思，他应该是留络腮胡的，但是他自己却喜欢用剃刀或者剪刀把脸刮得光光的，只有下巴上留着不到三分之一英寸的胡子，唇髭也同样被精简了。照理说，他也不应该穿欧式服装，但是我们的一些军官和许多法国军官都看见过他穿着英式马服，不带随从，骑马在乡下飞奔。我确信他会说法语，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也会英语，我甚至还听人谣传说他曾经化名毕业于牛津大学。

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下午举行的登基周年庆典茶会，由于我不便出面便委托哈蒙将军代表我出席。在茶会进行期间，忽然听到有人惊叫，接着就是两声枪响。国王表示了歉意，沉着脸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诺盖将军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说博物馆里的一头豹子不知怎么蹿起20英尺从洞里跑出来，跑到后宫要吃人，咬伤了一个女人的喉咙，几个卫兵向它开了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被咬伤的不是王后，只是个妃子而已。茶会就中断了这么一会儿，随即又继续进行了。

这种古老的卡斯巴斯城堡很有意思，确实称得上是难以逾越的屏障。摩洛哥有很多这样的城堡，主要集中在山上城堡上有摩尔式的城垛，正面每隔200码就有一个突出的塔楼，有的地方的城墙有10英尺厚。

据说有的城堡是罗马时代留下来的，可我没见过哪个城堡有这么古老。利奥塔要塞顶住了我们三天

▼ “卡斯巴斯”建筑



知识 要点

“卡斯巴斯”建筑：

由堡垒式住宅和城堡式粮仓组成，典型的代表是位于摩洛哥南部的阿伊特本哈杜防御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建筑用黏土、水和稻草为原料建造而成，风格奇特，经久耐用，设计造型优美，具有特别的空间想象力。